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清風閣 第五回 小繼為債所逼 強氏因借通姦

詩曰：雲淡淡天邊鸞風，水沉沉被底鴛鴦。
寫成今世不休書，結下來生歡喜帶。

話說孫小繼一時之錯，一念之差，誤中機謀，墮入煙花，費了若干錢鈔，又累父親還銀。小繼被媽兒一番言語，忽然醒悟，此時才曉得被人暗算。沒奈何，忍氣吞聲不敢向人言。

再言家內老媽告假回去，小繼控門，復進堂屋，姑娘說：「哥哥，早晚千祈將當還我要緊。」姑娘進房。

再言小夥回來敲門，小繼忙走問道：「此刻門口可有侏子在塊？」小夥回言：「侏子正裡怯法！」急忙拴上大門，緊三步到了堂屋東中間坐下。在內聽見，侏子罵了一聲：「孫小繼，沒臉面東西！王八羔子，不把錢還我，等著你就是一刀子。」

小繼聽見，唬得一身冷汗，喊了一聲孝妹妹，不曾答應，知道孝姑中飯後睡午覺睡著了。大爺悄悄走到奶奶房門口，把門簾一掀。奶奶此刻躺在涼榻上問：「是那一個？」小繼回言：「是我。」奶奶說：「小繼，此刻不在衙門辦事，你老子還不曾家來，你家來做甚麼事的？」奶奶，我今日回來同奶奶商議一件小事。」奶奶說：「小繼，你與我商議甚麼事？」奶奶躺在榻子上，穿了一件五色綢褲，大紅倩花腰巾，白鳳機小褂，斜睡在塊。足穿一雙楊妃色鑲鞋，膀上戴一付金手鐲，手上戴了一付乾子洋指玉戒指，一手靠枕，一手靠胸說：「小繼，你同我商議甚麼事？」小繼說：「奶奶，我同奶奶借幾兩銀子償還人。」奶奶說：「小繼，你進來，我問你因甚麼事拉下債來？上回你老子代你還過一回，共計數百金，怎麼今日又有了債？小繼，你好好的明白對我講實話，我就借把你三十五十、一百二百；若有一字虛言，休想借我銀子！」小繼聽見說：「奶奶，我有個朋友，我要幫助他的。」奶奶說：「小繼，你不要瞞我！我聽見你家老子說，你在一個院內開心，迷戀煙花，說的一個陪你吃酒，一個坐在你懷裡親嘴，吃皮杯，百般開心。小繼，你到了那塊地方開心去？我問你可是真的？」小繼說：「奶奶，我不好在你老人家面前說。」奶奶道：「不妨！家內無人，有何不可說？不妨！你只管說，怎麼拉下債來，怎麼用法，怎麼在院內同二姑娘玩耍的？我同你是娘兒兩個，有不好說話的，盡可告訴我。」小繼說：「奶奶，我那一日在司房低著頭寫文卷，不知外面來了一個人，把指頭一豎，說：『有一位二姑娘帶了信，你去走走。』我那時不知，心內糊塗，就約了那人到院內去了。見了二姑娘，不曉得怎麼雲裡霧裡一般。」奶奶說：「甚麼雲裡霧裡？」小繼說：「我見二姑娘生得伶俐百巧，百般風流，亦說他不盡。見了面，裝水煙，倒茶，吃桌盒。」奶奶說：「吃桌盒又怎麼樣？」「桌盒吃過，就叫擺中飯，飯畢淨手吃茶。」吃茶之後又怎麼樣怎麼樣玩，又怎麼樣玩到晚，吃酒猜拳行令，行令後怎麼樣怎麼樣進房，進房又怎麼樣控房門，控房門又怎麼樣二人就脫衣裳，脫衣裳又怎麼樣上牀，牀上又怎麼樣蓋被，蓋被又怎麼樣睡覺，睡覺又怎麼樣，小繼說：「奶奶，我不能說了！」奶奶說：「不妨！說又怎麼樣？」

小繼被逼不過，只得說：「玩耍怎麼，玩耍怎麼，玩耍不過風流樂事。奶奶你還不曉得麼？」奶奶此時慾火交加，忍耐不下。當時奶奶初婚時節，以致朝歡暮樂不捨的，如今是二婚，嫁了大理老爹，不過略盡夫妻之情。奈大理年已五旬之外，精力有限，不遂奶奶之心，所以奶奶終日抱怨。不期那日老爹將小繼繼螟蛉之時，奶奶已存下三分意思。適值小繼此時前來借貸，況男女都已二十外之人，小繼固然有心，奈老媽面上不敢放肆。

奶奶此時已顧不得母子名分，綱常全無，遂把小繼面前褲子一拉，那話躍然而起，挺豎堅硬異長。奶奶看見，更覺合式，淫心蕩漾。二人脫衣解帶，奶奶仰臥榻上，小繼反覆舉其二足，將龜頭送入牝戶。初時澀滯，次後淫水浸出，稍沾滑落，出入有聲。其柄至根，直抵花心，約有二三百回，一泄而止。

奶奶暢美之至，心滿意足。奶奶穿了花鞋，又繫褲子，開櫃取出了五十兩遞與小繼。小繼出房門到堂屋，望奶奶說：「關門！」

奶奶穿好衣裳，出來拴了大門。此時孝姑仍在房內，未曾出來，亦不知他二人幹此無天大事。小繼此刻取了銀子，上街還了侏子，又把零星碎賬還了一半。大爺奔公廨辦事不提。

再言眾同事望老爹說：「令姪好了，長進了，不在外頭玩了。」老爹說：「諸位！如今不必提他了，是我命苦，由他去罷！」不提。

此時正當秋令，那一天老爹在司房辦錢糧之事，忙忙不了。

小繼從外面來家，寂寂溜在奶奶房中。奶奶正坐在淨桶，看見小繼前來，叫他拴上房門，兩人摟抱著親嘴啞舌，一面解褪衣褲上牀，雙雙飛肩，靈根半入，不勝綢繆。廚下老媽燒火，姑娘炒豆芽子。姑娘耳尖，聽見房內唧唧噥噥說話，姑娘認做老爹回來了，悄悄走到窗風下，用唾沫舔破紙窗一看，不看猶可，看見了他二人在牀上發抖。姑娘不懂，詫異，悄悄喊了：「媽媽你來看看，不知娘同哥哥怎樣，二人在牀上只是抖，我不懂是何症疾。」此時老媽聽見，悄悄前來一看，叫了一聲：「姑娘！家門不幸了！不好了！老爹為一人世，忠厚至誠，如今到了這個地位，丟了老爹臉面，叫老爹怎麼做人？娶了這個淫婦，道代老爹加了級了，綠頭巾與他戴戴。小繼，你這天殺的，沒良心的禽獸，老爹待你何等恩情？你此時畜生恩將仇報了！」

老媽又罵了一聲：「該死的畜生！你自己想想看，當日覓食到此，虧了老爹收留，今日做此喪良心之事，日後看你好日子過哩！待我有一日告訴老爹，拿一把刀把你兩個人頭割下，那時方出我氣！」

姑娘聽見了此言，此時心中明白，回房暗掉淚不提。

再言小繼與奶奶一度之後，即出去了。不覺光陰易過，到了十數日外，回來望奶奶說：「連日家裡媽媽看見我，畜生長畜生短，同我做對，難道媽媽有些曉得了？奶奶，我原說做不得的！」

奶奶說：「小繼放心，我告訴你家鬼老子，一定打發他。你聽著信，試試奶奶的手段看！」

不提大爺出門去了，再言老爹晚上回來，吃了晚飯，早些安歇。進房拴了房門，老爹同奶奶上牀。老爹今日又汰化了奶奶一次。奶奶說：「老爹！家裡老媽又會偷米，又會偷油，我那一天走到了他房裡一看，牀底下一缸子米，一瓶油。」老爹聽了，怒從心起：「明早一定打發他！奶奶，我每日在外，不知道家裡事。」奶奶叫：「老爹！你打發他好好的，同他說，切不可唱揚要緊，恐媒人不肯代他尋下家生意。再者，媒人又有礙。」老爹說：「曉得。」

天才一亮，起來穿了衣服，就開了房門，叫小繼燒水淨面，又吃了早茶，老爹氣得過不得。過了半日，吩咐人弄飯吃，吃過之後，叫老媽到了客廳內坐了，取一面算盤，又取了歷年經摺子一看，用手一撥，算了清楚，老媽該老爹工三十七天半。老媽說：「老爹，你打發我怎的？我又不犯法！」老爹說：「媽媽，你怎麼，我一不在家，你做出事來了，你還不明白？」彼此兩下皆係暗話。媽媽說：「我也明白了，是我嘴不好，招人怪了！」媽媽說：「就是老爹早晚要小心些，保重些，要明白些！」

於是媽媽出來，到了姑娘房中：「姑娘！今日老爹打發我，我也不便說了。再者，姑娘你依我說話，千祈切不可搭在這個盤子裡！你要緊，此刻老爹糊塗，不知日後怎的你。我是捨不得你，姑娘，啊呀！」媽媽又到奶奶處：「奶奶，我去了。」奶奶說：「媽媽，你先出去等一等，老爹氣平一平，媽媽你再來。」媽媽說：「奶奶，我嘴直，招人怪，我還來尋魂，你老爹是一個昏君！」不談媽媽去後，且聽下回分解。